

用艺术之美讲好中国故事

□吴为山

10月16日上午,我十分荣幸受邀列席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同志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内心更加坚定了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的无限信心。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文艺工作者参加此次盛会,我深感任重道远,必须埋头苦干,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文艺作品的感召力在于内容的精神高度和形式的艺术高度相结合。中国故事包含了中国悠久厚重的历史传统,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我们要深入学习研究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在可歌可泣的历史中找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进行表现。回望蜿蜒曲折而又奔流不息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一代代杰出人物以其精神树立了一座座丰碑,让我们内心尊崇并充满自豪,我们要以真情表现他们,展示一个坚定历史自信,充满历史主动精神,具有智慧和力量的可信中国。通过作品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要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世界了解今天的中国,在中华民族灿烂深厚的历史基础上的自强不息。要以红色文脉的传承表现英雄劳模以及所有为中华民族发展和人类进步而作出贡献的人物,展示一个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一路走来却依然具有蓬勃朝气的可爱中国。新时代以来,广大

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追梦圆梦,为摆脱贫困而奋斗,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努力。我们要用多彩的画笔表现他们,展示一个旨在让人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可敬中国。

当然,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还要创新,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讲好中国故事的语汇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在吸收一切先进文化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创新的艺术语言表现新的时代,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伟大的时代必有新的壮举。1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凝聚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都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都是人民在伟大实践中的创造,将这些创造熔铸到艺术创作中,必然充满感召力,成为中国故事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自1985年创作大型雕塑《新四军东进》到2021年创作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前的大型雕塑《旗帜》,在这段近40年的生命历程中,我还塑造了《马克思》《孔子》《雷锋》等一系列雕像作品立于海内外。抚今追昔,我十分感慨,亦深刻体会到:一名文艺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情感、艺术融入人民,融入伟大的时代,才能展现出巨大的能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作为中国美术馆馆长,我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将国家美术馆的殿堂打造成为培育大众的美育平台、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共享艺术之美,以美沟通心灵,在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以人类对话为主题而创作,与世界各国互办展览,建立平等的新型对话平台,更要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凸显当代中国价值观,用艺术之美搭建人类心灵共通、命运共同的桥梁。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它蕴藏在一部部经典的文艺作品中,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形式,汇聚成一个时代社会生活和人文精神的写照。音乐作为一门时间的艺术,因其独特的抽象表达方式,通过艺术化的声音达成人们思想的交汇与情感的共鸣。因而,每当一段经典的旋律响起,总会引发我们对生命中某段特殊经历的记忆与感怀,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

那么,什么是属于当下中国人的时代声音记忆呢?

2020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当口,一曲由17位武汉籍文艺工作者自发创作的《武汉伢》不胫而走,借由网络媒体的力量传遍大江南北。歌中没有雄壮的誓言、激昂的旋律,只是对家乡日常风物最真实朴素的描述,一句带着浓浓“汉味”乡音的“我爱的,武汉啊”道出了殷殷思乡之情,也向世界传递出武汉人特有的坚韧和信念,为所有身处忧伤无助的人们送去了感动和慰藉。疫情稍缓,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就创排了抗疫题材的民族歌剧《天使日记》,以抗疫最前线普通医护人员的视角,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群像,再现了白衣天使们逆向而行、忠于职守、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迹。当鲜活、真实的场景重现在舞台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再是伤感,而是对于美好生活的珍惜和向往,是对于人性伟大的赞颂。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他们是历史的“剧作者”,更是历史的“剧中人”。离开现实生活的创作将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者落笔于历史大潮中的真实事件和人物,推出的一大批新创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作品成为当代文艺舞台上的一大亮点。歌曲《一个都不能少》借用了陕北信天游醇厚宽广的韵味,同时作品中又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浪漫主义气质,以“一个都不能少,追梦圆梦在今朝”的豪情标记出新时代中国人民实现小康、走向复兴的时代成就。《请放心吧,祖国》一改军歌雄壮激越的曲风,深情中不失坚毅,柔美中饱含力量,以朴实淡然的口吻抒发当代中国军人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伟大情怀。作为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抒情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描绘了灯火中大湾区的都市街巷、海湾港口的繁华与安详,“小康”“百年承诺”“中国梦”等主题词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既点出了歌曲的主旨,又没有惯常的直白,留给听众充分的想象空间。作品无论是歌词的分寸感,还是音乐的时高度、辨识度方面都体现出当代创作者的艺术智慧。

10年来,大型主题性歌曲创作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可圈可点。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百年的用心之作,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组织当今音乐界中坚力量相继创演的《奋进新时代》《百年放歌》两部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集中展示了一批以紧扣新时代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优秀原创成果;而由众多艺术家深入祖国边陲和民族地区采风后,连续推出的《格桑花开新时代》《歌从草原来》《同心曲》《各族儿女心向党》《新歌唱新疆》等大型原创歌曲演唱会中,一曲曲深受各族人民喜爱的歌曲兼容了浓郁民族风格和鲜明时代气息,更彰显出当代音乐工作者践行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的时代使命,以优质的艺术作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职责。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民族管弦乐事业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呈现出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演出模式上展现了诸多新探索与手段。概言之,“主题性”创作的繁荣、多元跨界的探索、青年一代作曲家的迅猛崛起以及观念、技法的不断突破创新等发展特征,共同勾勒出当前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兼容并蓄、多元交汇的文化景观。这正是从“高原”到“高峰”的历史起点。特别是在以国家艺术基金为代表的国家文化激励政策的引领下,全国各地涌现了《钱塘江音画》《铸梦》(浙江音乐学院)、《桃花扇》(南京民族乐团有限公司)、《大河之北》《雄安》(河北省歌舞剧院演艺有限公司)、《丝路草原》《北疆赞歌》(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民乐团)、《艰难与辉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大河九曲》(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丝绸之路的回响》(中央音乐学院)、《山水重庆》(重庆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意象丝路·龟兹盛歌》(中国音乐学院)、《钱塘江音画》(浙江音乐学院)、《潇湘水云》(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八桂音画》(广西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大爱长白》(吉林艺术学院)、《黄河从草原走过》(包头市漫瀚艺术剧院)、《古乐·新声》(上海音乐学院)、《宋词意境》(中国戏曲学院)、《丝路随想》(辽源市中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兼具地方特色、中国韵味、家国情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让这一凝聚着百年来国人追求科学、新知的人文诉求的艺术形式,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评点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音乐剧《花儿与号手》观后

□武丹丹

“花儿”的运用,从根本上奠定了该剧的音乐感觉、音乐形象、视觉效果及整体品位。

在创作中,将熟悉的题材“陌生化”、将沉重的题材“年轻化”是一个好方法,更是一种审美的考量与追求。在长征题材作品众多的情况下,创作者首先发现了这个题材的“陌生”与“年轻”。作者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纪录片等,目光逐渐聚焦到长征中具体的人“人”身上。据史料记载,红军队伍中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战士年龄不到20岁,14到18岁的战士占40%;长征中,中央红军共进行过380余次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红军长征经过了11个省,翻越了18座大山,跨越了24条大河,他们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这一页页斑驳的史料背后,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血与火的人生。透过岁月的烽烟,今天的我们又当如何书写历史,讴歌英雄?

一面迎风飘扬,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的红旗,一位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举止间透着英武、坚毅、果敢……这是《西行漫记》的封面《抗战之声》中那个经典的红军小号手的形象,而“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又是一代伟人的豪情。红军长征中三次经过六盘山,六盘山上红旗猎猎,六盘山的歌是那样壮阔磅礴,作者整合化了这诗的经典、画的经典,撞击出新的意象,将长征的豪情与长征的精神细细编织起



刘海栋 摄

来。从文本到舞台,作者深情的注视在作品中无处不在:“花儿”是剧中女主角的名字,更是那片热土上的儿女抒发自己内心情感最独特的民俗山歌,“花儿(嘛)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哈)拿来头割下,不死(是)就这个唱法……”一位老人以宁夏“干花儿”贯穿全场,既是叙述也是评论,时而感伤时而慨叹,一方面交代故事情节、推动故事发展,更多的是以一双历史老人的眼睛,悲悯地注视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宁夏的“花儿”是那样的质朴婉

新时代音乐:创造中国的声音记忆

□张萌



礼赞新时代——原创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音乐会 卢业勇 摄



《奋进新时代》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中,男高音歌唱家王伟演唱歌曲《一个都不能少》



《新歌唱新疆》原创歌曲演唱会 卢业勇 摄



《百年放歌》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中,吴碧霞、周晓琳、王传越、薛皓垠演唱歌曲《旗帜》

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也要借鉴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交响乐虽然是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但经过百多年的学习借鉴、融合创造,它早已经成为当代音乐家表达自己艺术见解,与世界交流对话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曲家郭文景历时近3年创作的钢琴协奏曲《海陀戴雪》,借用了西方古典协奏曲体裁的同时,利用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技术手法,将京派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京剧、曲艺及民歌等素材进行了加工与再造,使作品既带有现代气息,又散发出中国传统的美学意蕴。作曲家叶小钢的声乐交响套曲《英雄颂》以音乐纽带串联起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陈然、方志敏、王进喜、雷锋、钱学森、袁庚、孔繁森、袁隆平、黄文秀、黄旭华、钟南山等在百年党史中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雄模范,将他们创作的经典诗文、发表的著名言论,或歌颂他们英雄事迹的文学作品谱写成可供咏唱的华章,以作曲家独特的笔法勾勒出中国的主旋律以交响化手法发展变化、贯穿全曲,通过追求、丰碑、征途、光明颂四个主题,凝练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筚路蓝缕、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作曲家赵麟以北宋王希孟同名画作为蓝本创作的交响诗《千里江山》,巧妙地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名句对应应作的六个部分,进而结构全曲的布局,借助诗、画、乐的相互映衬,以当代音乐家的独特笔触解读了东方哲学中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核心理念,表达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礼赞。

说到近年来涌现的优秀交响乐作品,不得不提到张三一创作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作曲家将对历史和现实的诗意冥想与对祖国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文化风情的描摹交织辉映、相辅相成,一首首流动的诗篇、一幅幅壮美的画卷串联成结构宏大、气势磅礴的音乐叙事。该作自2019年4月由深圳交响乐团签约首演以来,已在海内外演出达50多场,上演率之高堪称近年来交响乐创作之最。作曲家饱蘸着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和艺术感悟,为祖国母亲谱就的岁月

礼赞感动了无数听众。

作为新时代交响乐创作的一次全面巡礼,于今年9月23日至26日举办的“礼赞新时代——原创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系列音乐会,密集呈现了20余部优秀的原创主题性交响乐新作。其中既有出自资深名家的手笔,如关峡的《星辰大海》、张千一的《丰收之歌》、周湘林的《鲜红的太阳》等;又不乏中坚创作力量的用心之作,如常平的《领航奋进》、王丹红的《光芒永在》、姜莹的《百年征程》等;而出自新生代作曲家之手的作品,如龚天鹏的《光芒》(选自交响乐《百年颂》)、范铮的《新时代交响》、杨帆的《父辈》等,更让我们感受到年青一代音乐家正在努力跟随历史的脉动,以生动的笔触记录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变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演亮相的作品是从全国音乐界推荐的355部原创管弦乐作品中遴选出来的,且皆是涌现于近10年间的新作。如此大规模的交响乐征集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尚属首次,它不仅集中呈现出新时代交响乐创作的最新成果,更全面反映了中国作曲家心系人民、为时代放歌的历史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透过对近年来中国音乐舞台创作的简单梳理,不难发现,当今的音乐事业呈现出题材风格日益多元、语汇个性更加鲜明、事业有序传承、优秀作品人才辈出的面貌,同时,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领下,显示出鲜明的以现实主义创作为特征的共同的时代底色。

(作者系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副主任、《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新时代艺术十年

转、热烈纯粹,“花儿”一样的姑娘又是那样美丽善良、纯洁无瑕,最关键的情节就发生在一年一度的花儿大会上,这是当地的民俗民情,是盛典,最终也是战场,花儿姑娘成为当之无愧的“花儿王”,终于以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家乡的土地,一曲原生态的花儿唱得荡气回肠、感天动地,也听得我们如痴如醉。

红军小号手取名“李瑞金”也颇有深意,寓意他是从“红都”瑞金出发踏上长征之路的。瑞金的妈妈送他和哥哥跟着红军长征,哥哥牺牲在大渡河边,临终时把军号交给了瑞金,也把使命和梦想交给了他。这样的人物设置干净利落,他就是红军的一颗种子、一个火种,他心怀希冀、秉持信念上路,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砺和血与火的冶炼来到宁夏,受伤后被回族乡亲救助,失而复得的军号是他的使命,他和军号所代表的红军队伍取得了乡亲们信任,点燃了花儿姑娘心中的火苗。军号嘹亮,他把红军的火种播撒在乡亲们的心中。高亢的“花儿”声腔、温婉的赣南民歌、热烈的民族舞蹈、激昂嘹亮的军号,都化作流淌在六盘山上的歌……当硝烟散尽,歌声依然余音袅袅。残酷战争背景下,少男少女之间纯洁的爱慕,诗一般漫山遍野的思绪,除了崇高与悲壮,还有一丝哀愁、一点点淡淡的无奈,作者不动声色地望着他笔下的人物,尽力给予他们最大的温暖与最深的体恤。

《花儿与号手》抒写了发生在长征路上的一个小故事,一朵小浪花,在歌声与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年轻生命的彼此照亮与点燃,他们略带稚气的脸庞上有着对爱的憧憬、对革命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一曲终了,回味无穷。我们的革命题材、我们的长征故事原可以这样轻盈,这样灵动,也可以是这样的美。

这是不是就是音乐剧《花儿与号手》给我们的启示?(作者系《剧本》杂志副主编)